俠義傳

俠義傳卷二

第六回　罷官職逢義士高僧　應龍圖審冤魂怨鬼

且說包公斷明了烏盆雖然遠近聞名這位老爺正直無私斷事如神未免犯了上司之嫉又有趙大刑斃故此文書到時包公例應革職包公接到文書將一切事宜交代署印之人自已住廟李保看此光景竟將銀兩包袱收什收什逃之夭夭了包公臨行百姓遮道哭送包公勸勉了一番方纔乘馬帶着包興出了定遠縣竟不知投奔何處纔好包公在馬上自已嘆息暗裡思量道我包某命運如此淹蹇自幼受了多少的顛險好容易蒙兄嫂憐愛聘請恩師教誨我一舉成名不想妄動刑具致斃人命雖是他

罪應如此究竟是粗心浮躁以至落了個革職至死也無顏回家無處投奔莫若仍奔京師再作計較只顧馬上嗟嘆包興跟隨明知老爺為難又不敢問信馬由韁來至一座山下雖不是峻嶺高峯也覺得凶惡正在觀看之際只聽一棒羅響出來了無數的僂兵當中一個矮胖黑漢赤著半邊身的肐膊雄糾糾氣昂昂不容分說將主僕二人拿下捆了送上山去誰知山中尚有三個大王見縛了二人前來吩咐綁在兩邊柱子上等四大王到來再行發落不一時只見四大王慌慌張張喘吁吁跑了來嚷道不好了山下遇見一人好本領強小弟十倍纔一交手我便倒了幸虧跑得快不然吃大虧了那位哥哥去會會他只見

大大王說二弟待劣兄前往三大王說小弟奉陪於是二人下山見一人氣昂昂在山坡站立大大王近前一看不覺哈哈大笑道原來是兄長請到山中敘話你道此山何名名叫土龍崗原是山賊窩居之所原來張龍趙虎誤投龐府見他是權奸之門不肯逗留偶過此山將山賊殺走他二人便作了寨主後因王朝馬漢科考武場亦被龐太師逐出憤恨回家路過此山張趙兩個郎請到寨結為兄弟王朝居長馬漢第二張龍第三趙虎第四王馬張趙四人已表明來歷且說馬漢同定那人來至山中走上大廳見兩傍柱上綁定二人走近一看不覺失声道哎呀縣尊為何在此包公睜眼看時說道莫不是恩公展義士麼王

朝聞聽連忙上前解開立刻讓至廳上坐定了展爺問及包公一一說了大家俱各嘆惜展爺又叫王馬張趙給包公陪了罪分賓主坐下立時擺酒彼此談心甚是投機包公問道我看四位俱是豪傑爲何作這勾當王朝道我等皆爲功名未遂亦不過暫借此安身不得已而爲之展爺道我看衆弟兄皆是異姓骨肉今日恰逢包公在此雖則目下革職將來朝廷必要擢用那時衆位弟兄何不棄暗投明與國出力豈不是好王朝道我等久有此心老爺倘蒙朝庭擢用我等俱愿效犬馬之勞包公只得答應豈敢豈敢大家飲至四更方散至次日包公與展爺告辭四人款留不住只得送下山來王朝素與展爺相好又遠送幾

里包公與展爺依依不捨無奈分别而去單言包公主僕乘馬竟奔京師一日來至大相国寺門前包公頭暈眼花竟從馬上栽將下來包興一見連忙下馬看時只見包公二目雙合牙關緊閉人事不知包興叫着不應放聲大哭驚動廟中方丈乃得道高僧俗家覆姓諸葛名遂法號了然學問淵深以至醫卜星相無一不精聞得廟外人聲來到山門以外近前診了脈息說無妨無妨又問了方纔如何落馬的光景包興告訴明白了然便叫僧衆幫扶抬到方丈東間急忙開方抓藥包興精心用意煎好吃不多時至二鼓天氣只聽包公嗳呀一聲睁開二目見燈光明亮包興站在一傍那邊椅子上坐着個僧人包公便問此是

何處包興便將老爺皆過多時虧這位師傅慈悲用藥救活的話說了一回包公剛要扎掙起來致謝和尚過來按住道不可勞動須靜靜安心養神過了幾日包公轉動如常纔致謝和尚以至飲食用藥調理俱已知是和尚的心中不勝感激了然細看包公氣色心下明白便問了年命細算有百日之難過了日子就好了自有機緣便留住包公廟內居住於是將包公改作道人打扮每日裡與了然不是卜棋便是吟詩彼此愛慕將過了三個月一日了然求包公寫冬季唪經祝国裕民八字叫僧人在山門兩邊粘帖包公無事同了然出來一傍觀看只見那壁廂來了一個厨子手提菜筐走至廟前不住將包公上下打諒瞧

了又瞧看了又看直瞅着包公進了廟他纔飛也似的跑了包公却不在意回廟去了你道此人是誰他乃丞相府王芑的買辦厨子只因王老大人面奉御旨賜圖像一張乃聖上夢中所見醒來時宛然在目御筆親畫了形像特派王老大人暗暗密訪此人丞相遵旨回府又叫妙手丹青照様畫了幾張吩咐虞候伴當執事人員各處留神細細訪查不想這日買辦從大相国寺經過恰遇包公急忙跑回相府找着該值的虞候便將此事説了一遍虞候聞聽不能深信亦不敢就回即同買辦厨子晴到廟中閒遊的一般各處瞻仰後來看到方丈果見有一道人與老僧下棋細看相貌正是龍圖之人心中不勝驚駭急忙趕回

相府稟知相爺王大人聞聽立刻傳轎到大相国寺拈香一是王大人奉旨所差之事不敢就延二是老大人爲国求賢一番苦心不多時來在廟內小沙彌聞聽急忙跪至方丈室內報與老和尙知道只見了然與包公對奕全然不理到是包公說道吾師也當迎接了然道老僧不走權貴之門迎他則甚包公道雖然如此他乃是個忠臣就是迎他也不至於沾礙老師了然聞聽方起身道他此來與我無沾礙恐與足下有些瓜葛說罷迎出去了接至禪堂分賓主坐了獻茶已畢便問了然此廟有多少僧衆多少道人老夫有一心愿願施僧鞋僧襪每人各一雙須當面領去了然明白即吩咐僧道領取一一看過並無此人王

大人問道完了麽你廟中還有人没有了然嘆道有是還有一人只是他未必肯要大人這一雙鞋襪如要見這人麽大槩還須大人以禮相見王宰相聞聽忙道就煩長老引見引見何如了然答應領至方丈包公隔窻一看也不能廻避了只得上前一揖道廢員叅見了王大人舉目細看形容與聖上御筆畫的龍圖分毫不差不覺大驚連忙讓坐問道足下何人包公便道廢員包拯曾任定遠縣因斷烏盆革職的話説了一遍王大人道此案終屬妄誕老夫實難深信包公不覺正色答道雖則理之所無却是事之必有自古負屈含寃之魂憑物伸訴者不可枚舉難道都是妄誕麽只要自己秉公斷理民情焉肯以妄誕二字

就擱之不問豈不使怨鬼含寃於泉下乎何況廢員非攻乎異端之人此事亦非攻乎異端之案王大人見包公說話梗直忠正嚴肅不覺滿心歡喜立刻備馬請包公隨至相府進了相府大家看大人轎後一個道士不知甚麽緣故當下留在書房安歇次日早朝仍將包公換了縣令服色先在朝房伺候淨鞭三下天子升殿王芑出班奏明仁宗天子大喜立刻宣召見朕包公步上金階跪倒山呼已畢天子閃龍目一看果是夢中所見之人滿心歡喜便問爲何罷職包公便將斷烏盆將人犯刑斃身死情由毫無遮飾一一奏明王芑在班中着急恐聖上見怪誰知天子不但不怪反喜道卿家既能斷烏盆負屈之寃魂必能鎮

皇宮作祟之邪今因玉宸宮內每夕有怨鬼哀啼甚屬不淨不知是何妖邪特派卿前往鎮壓一番即着王芑在內閣聽候欽派太監總官楊忠帶領包公至玉宸宮鎮壓這楊忠素來好武膽量甚好因此人皆稱他爲楊大胆奉旨賜他寶劍一口每夜在內巡邏今日領包公進內他那裡瞧得起包公呢先問了姓後又問了名一路稱爲老黑又叫老包未到昭德門說道進了此門就是內廷了想不到你七品前程如此造化今日對了聖心派你入宮將來回家到鄉裡說古去罷是不是老黑呀怎麽我合你說話你怎麽紡綫吊西布裡兒呢包公無奈答道公公說的是楊忠又道你別合我鬧這個整臉兒我是好頑好樂的這就

是你別人還巴結不上呢說着話進了鳳右門只見有多少內侍垂手侍立內中有一個頭領上前執手道老爺今日有何貴幹楊忠說辛苦辛苦咱家奉旨帶領此位包先兒前到玉宸宮鎮邪此乃奉旨官差我們完差之時不定三更五更回來可就不照門了省得又勞動你們請罷請罷說罷同定包公竟奔玉宸宮只見金碧交輝光華爛熳到了此地不覺肅然起敬連楊忠要說要笑到了此地也就啞口無言了來至殿門楊忠止步悄向包公道你是欽奉諭旨理應進殿除邪我就在這門檻上照看便了包公聞聽輕移慢步側身而入來至殿內見正中設立寶座連忙朝上行了三跪九叩之禮又見傍邊設立坐位包公鞠

身入坐楊忠見了心下暗自佩服道瞧不得小小官兒竟自頒知国禮又見包公如對君父一般秉正端坐凝神養性二目不往四下規瞧另有一番凜然難犯的神色不覺的暗暗誇奬道怪不得聖上見了他喜歡呢正在思想之際不覺的譙樓上漏下三矣猛然間聽的呼呼風響楊忠覺的毛髮皆豎連忙起身手擎寶劍試舞一回要不了幾路已然氣喘只得歸入殿內銳氣已消順步坐在門檻子上包公在坐上不由的暗暗發笑楊忠正自發怔只見丹墀以下起了一個旋風滴溜溜在仿叢裡團團亂轉又隱隱的聽得風中帶着悲泣之声包公閃目觀瞧只見燈光忽暗楊忠在外撲倒片刻工夫見他復起嬝嬝婷婷走進殿

求萬福跪下此時燈光復又明亮包公以爲楊忠戲耍便以假作真開言問道你今此來有何冤枉訴上來只聽楊忠嬌滴滴聲音哭訴道奴婢寇珠原是金華宮承御只因救主遭屈含冤地府於今廿載專等星主來臨完結此案便將當初定計陷害的原委哭訴了一遍因李娘娘不白難滿故特來洩機由星主細細搜查以報前冤千萬不可洩漏包公聞聽點頭道既有如此沉冤包某必要搜查但你必須隱形藏跡恐驚主駕獲罪不淺冤魂說道謹遵星主台命叩頭站起轉身出去仍坐在門檻子上不多時只見楊忠張牙欠嘴彷彿睡醒的一般瞧見包公仍在那邊端坐不由的悄悄的道老黑你沒見甚麼動靜咱家怎生

回覆聖旨包公道鬼已審明只是你貪睡不醒叫我在此獃等楊忠聞聽詫異道甚麼鬼包公道女鬼楊忠道女鬼是誰包公道名叫寇珠楊忠聞聽只唬得驚異不止暗自思道寇珠之事算來將近二十年之久他竟如何知道連忙陪笑道寇珠他爲甚麽事在此作祟呢包公道你是奉旨同我進宮除邪誰知你貪睡我已將鬼審明只好明日見了聖上我奏我的你說你的便了楊忠聞聽不由着急道噯呀包包先生包包老爺我的親親的包包大哥你這不把我毀壞了嗎可是你說的聖上命我同你進宮歸齊我不知道睡着了這是甚麽差使眼兒尼怎的了可見你老人家就不疼人了過後就真沒有用我們的地方了瞧

你老爺們這個勁兒立刻給我個眼裡插棒槌也要我們擱的住所好包先生你告訴我我明日送你個小巴狗兒這麼個的小嘴兒包公見他央求可憐方告訴他道明日見了聖上就說審明了女鬼係金華官承御寇珠含寃負屈來求超度他的寃魂臣等業已相許以後再不作祟楊忠聽畢記在心頭並謝了包公如敬神的一般他也不敢言語竟溜了出了玉宸宮來至內閣見了丞相王苞將審明的情由細述明白少時聖上臨朝包公合楊忠一一奏明只說寃魂求超度並不提別的聖上大悅愈信烏盆之案即升用開封府府尹陰陽學士包公謝恩加封陰陽二字從此人傳包公善於審鬼白日斷陽夜間斷陰一時洪

傳徧了包公先拜了丞相王芑要慕非常後謝了了然又至開封府上任每日查辦事件便差包興回家送信並具稟稽寧老夫子請安又至隱逸村投遞書信一來報喜二來求婚畢姻包興奉命即日起身先往小包村去了未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回　得古今盆完婚淑女　收公孫策密訪奸人

且說包興奉了包公之命寄信回家後又到隱逸村這日包興回來叩見包公呈上書信言太老爺太夫人甚實康健聽見老爺得了府尹歡喜非常賞了小人五十兩銀子小人又見大老爺大夫人歡喜自不必說也賞了小人三十兩銀子惟有大夫人給小人帶了個薄薄兒包袱囑附

小人好好收藏到京時交付老爺小人接在手中雖然有些分兩不知是何物件惟恐路上磕碰還是大夫人見小人爲難方纔說明此包内是一面古鏡原是老爺井中檢的因此鏡光甚生亮大夫人挂在屋内有一日二夫人使頭的秋香走至大夫人門前滑了一交頭已跌破進屋内就在挂鏡處一照誰知血滴鏡面忽然雲翳開豁秋香大叫一声回頭跑在二夫人屋内冷不昉按住二夫人將右眼挖出從此瘋顛至今鎖禁猶如活鬼一般二夫人死去兩三番現在延醫調治尚未痊愈小人見二老爺他無精打彩的也賞了小人二兩銀子說着話將包袱呈上包公也不開看吩咐好好收訖包興又回道小人又見甯師老

爺看了書信十分歡喜說叫老爺好好辦事盡忠報國還教導了小人好些好話小人在家住了一天即到隱逸村報喜投書李大人大喜滿口應承隨後便送小姐前來就視賞了小人一個元寶兩疋尺頭並回書一封即將信呈上包公接書看畢原來是張氏夫人同着小姐於月內便可來京立刻吩咐預備住處仍然派人前去迎接便叫包興暫且歇息次日再商量辦喜事一節不多幾日果然張氏夫人帶領小姐俱各到了一切定日迎娶事務具是包興盡心備辦妥當到了吉期也有多少官員前來賀喜不必細表包公自畢姻後見李氏小姐幽閑貞靜體態端莊誠不失大家模範滿心歡喜而且粧奩中有一寶物名曰

古今盈上有陰陽二孔堪稱希世奇珍包公却不介意過了三朝滿月張氏夫人別女回家臨行又將自巳得用的一個小厮名喚李才留下服侍包公與包興同爲內厮心服一日放告坐堂見有個鄉民年紀約有五旬上下口稱寃枉立刻帶至堂上包公問道你姓甚名誰有何寃枉訴上來那人向上叩頭道小人姓張名致仁住七里村居住有一族弟名叫張有道以貨郎爲生相離小人不過數里之遙有一天小人到族弟家中探望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問我小嬸劉氏是何病症爲何連信也不送呢劉氏回答是心疼病死的因家中無人故此未能送信小人因有道死的不明在祥符縣申訴情由情愿開棺檢驗縣太

爺准了小人狀子及至開棺檢驗誰知並無傷痕劉氏他就放起刁來說了許多誣賴的話縣太爺將小人責了二十大板討保回家越想此事實實張有道死的不明無奈何投到大老爺台前求青天與小人作主說罷眼淚汪汪匍匐在地包公便問道爾兄弟素來有病麼張致仁說並無疾病包公又問道你幾時沒見張有道致仁道素來弟兄和睦小人常到他家他也常來小人家五日前尚在小人家中小人因那五六天沒來因此小人找到他家誰知三日前竟自死了包公聞聽想到五日前尚在他家他第六天去探望又是三日前死的其中相隔一兩天必有緣故包公想罷准了狀詞立刻出籤傳劉氏到案暫且退了

堂來至書房細看是子好生納悶包興與李才傍邊侍立忽聽外邊有腳步聲響包興連忙迎出却是外班手拿書信一封說外面有一儒流求見此書乃了然和尚的包興聞聽接過書信進內回明是上書信包公是極敬了然和尚的急忙將書拆開原來是封薦函言此人學問品行包公看罷即命包興去請包興出來看時只見那人穿帶的衣冠全是包公在廟時換下衣服又肥又長勒里勒得的並且帽子上面還捏着摺見包興看罷知是當初老爺的衣服必是了然和尚與他穿帶的也不說明便向那人說道我家老爺有請只見那人斯斯文文隨着包興進來到了書房包興掀簾只見包公立起身來那人向前一揖包

公答了一揖讓坐包公便問先生貴姓那人答道晚生覆姓公孫名策因久困場屋屢落孫山故流落在大相国寺多承了然禪師優待特具書信前來望祈老公祖推情收錄包公見他舉止端詳言語明晰又問了些書籍典故見他對答如流學問淵博竟是個不得第的才子包公大喜正談之間只見外班稟道劉氏現已傳到包公吩咐伺候便叫李才陪侍公孫先生自己帶了包興立刻升堂入了公坐便叫帶劉氏應役之人接声喊道帶劉氏帶劉氏只見從外角門進來一個婦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而上也無懼色口中尚自言自語說道好端端的人死了叫他翻尸倒骨的不知前生作了甚麼孽了如今又把我傳到這

裡來難道還生出甚麼巧招兒來嗎一邊說一邊上堂也不東瞧西看他便嬝嬝婷婷朝上跪倒是一個久慣打官司的樣兒包公便問道你就是張劉氏麼婦人答道小婦人劉氏嫁與貨郎張有道爲妻包公又問道你丈夫是甚麼病死的劉氏道那一天晚上我丈夫回家吃了晚飯一更之後便睡了到了三更多天忽然說心裡怪疼的小婦人唬的了不得急忙起來便嚷疼的利害誰知不多一會就死了害的小婦人好不苦也說罷淚流滿面包公把驚堂木一拍喝道你丈夫到底是甚麼病死的講來站堂喝道快講劉氏向前跪爬半步說道老爺我丈夫實是害心疼病死的小婦人焉敢撒謊包公喝道既是害病死的你

爲何不給他哥哥張致仁送信實對你說現在張致仁在
本府堂前已經首告實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劉氏道不
給張致仁送信一則小婦人頻不出人來二則也不敢給
他送信包公聞聽道這是爲何劉氏道因小婦人丈夫在
日他時常到小婦人家中每每見無人他言來語去小婦
人總不理他就是前次他到小婦人家內小婦人告訴他
兄弟已死不但不哭反到向小婦人胡說八道連小婦人
如今直奔不出口來當時被小婦人連嚷帶罵他纔走了
誰知他羞惱成怒在縣告了說他兄弟死的不明要開棺
檢驗後來太爺到底檢驗了並無傷痕纔將他打了二十
板不想他不肯歇心如今又告到老爺台前可憐小婦人

丈夫死後又加此罪孽小婦人又担加此醜名實實冤枉懇求老青天與小婦人作主呵說着說着就哭起來了包公見他口似懸河牙如利劍說的有情有理暗自思道此婦聽他言語必非善良若與張致仁質對我看他那誠實老實形景必要輸與婦人口角之下須得查訪實在情形婦人方能服輸想罷向劉氏說道如此說來你竟是無故被人誣賴了張致仁着實可惡我自有道理你且下去三日後聽傳罷了劉氏叩頭下去似有德色包公更覺生疑退堂之後來到書房便將口供呈詞與公孫策觀看公孫策看畢躬身說道據晚生看此口供張致仁疑的不差只是劉氏言語狡猾必須探訪明白方能折服婦人不料包

公心中所思主見公孫策一言道破不覺歡喜道似此如
之奈何公孫策正欲作進見之禮連忙立起身來道待我
晚生改扮行裝暗裡訪查訪查如有機緣再來稟復包公
聞聽道如此說有勞先生了叫包興將先生盤川並要何
物件急忙預備不可悞了包興答應跟隨公孫策來至書
房公孫策告訴明白包興連忙辦理去了不多時俱各齊
備原來一個小小藥箱兒一個招牌還有道衣絲縧鞋襪
等物公孫策遍身換了背起藥箱連忙從角門暗暗溜出
到七里村查訪誰知乘興而來敗興而返鬧了一天並無
機緣可尋看看天晚又覺得腹中饑餓只得急忙且向開
封府再做道理不料慌不擇路原是往北他却往東南俞

下去了多走數里之遥好容易奔至鎮店問時知是榆林鎮找了興隆店投宿又乏又餓正要打算吃飯只見來了一羣人數匹馬內中有一黑矮之人高声嚷道憑他是誰快快與我騰出若要惹惱了你老爺的性兒連你這店俱各給你拆了傍有一人說道四弟不可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就是叫人家騰挪也要好說不可如此的囉唣又向店主人道東人你去說說看皆因我們人多兩下住着不便奉托奉托店東無奈走到上房向公孫策說道先生沒有甚麽說的你老將就將就我們說不得屈尊你老在東間居住把外間這兩間讓給我們罷說罷深深一揖公孫策道來時原不要住上房是你們小二再三說我纔住此房

因如今來的客既是人多我情愿將三間滿讓店東給我個單房我住就是了皆是行路縱有大厦千間不過占七尺眠何必爲此吵鬧呢正說之間只見進來了黑凜凜一条大漢滿面笑容道使不得使不得老先生請自尊便罷這外邊兩間承情讓與我等足以彀了我等從人俱叫他們下房居住再不敢勞動了公孫策再三謙遜那大漢只是不肯只得挪在東間去了那大漢叫從人搬下行李揭下鞍轡俱各安放妥協又見上人却是四個其餘五六個俱是從人要淨面水喚開水壺吵嚷個不了又見黑矮之人先自呼酒要菜店小二一陣好忙鬧的公孫策竟喝了一壺空酒菜總没來又不敢催忽聽黑矮人說道我不怕

別的明日到了開封府恐他記念前仇不肯收錄那却如
何是好又聽黑臉大漢道四弟放心我看包公决不是那
樣之人公孫策聽至此言不由站起身來出了東間對着
四人舉手道四位原是上開封的小弟不才愿作引進之
人四人聽了連忙立起身來仍是那大漢說道足下何人
請過來坐方好講話公孫策又謙遜再三方纔坐下各道
姓名原來這四人正是土龍崗的王朝馬漢張龍趙虎四
条好漢聽說包公作了府尹當初原有棄暗投明之話故
將山上僂儸糧草金銀俱各分散只帶了得用伴當五六
人前來開封府投効以全信行他們又問公孫策公孫策
答道小可現在開封府因目下有件疑案故此私行暗暗

查訪不想在此得遇四位寶實三生有幸了彼此談論多時眞是文武俗貫其妙大家歡喜非常惟有趙四爺粗俗却有酒量傾毫王朝恐怕他酒後失言叫外人聽之不雅只得速速要飯大家吃畢閑談飲茶天到二更以後大家商議今晚安歇後明日可早早起來還行路呢這正是只因淸正声名遠致使英雄跋涉來未審明日王馬張趙投奔開封府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回　救義僕除凶鐵仙觀　訪疑案得線七里村

且說四爺趙虎因多貪了幾杯酒大家閑談他也連一句插不上一傍前仰後合不覺的磕睡起來困因酒後酒因困魔後來索性放倒頭酣睡如雷因打呼方把大家提醒

王朝說只顧說話兒天已三更多了先生也乏了請安歇罷大家方纔歪下誰知趙四爺心內惦着上開封府睡的容易醒的剪絕外邊天氣不過四鼓之半他便一咕嚕身爬起來亂嚷道天亮了快些起來趕路又喊道叫從人備馬梢行李把大家吵醒誰知公孫策心中有事尚未睡着也只得隨大家起來這老先生算烟袋舖鐵絲兒通了桿了只見大爺將從人留下一個騰出一匹馬叫公孫策乘坐叫那人將葯箱兒招牌俟天亮時背至開封府不可違悞吩咐已畢叫店小兒開了門大家乘馬趁着月色迤邐而行天氣尚未五更正走之間過了一帶林子却是一座廟宇猛見墻角邊人影一幌再細看時却是一個女子身

穿紅衣到了廟門搖身而入大家看的明白口稱奇怪張龍說深夜之間女子入廟必非好事天氣尚早咱們何不到廟看看呢馬漢說半夜三更無故敲打山門見了僧人怎麽說呢王朝說道不妨就說貪趕路程口渴之甚討杯茶吃有何不可公孫策道既如此就將馬匹行李叫從人在樹林等侯省得僧人見了兵刃生疑大家聞聽齊說有理有理於是大家下馬叫從人在樹林看守從人答應五位老爺道步竟奔山門而來到了廟門趁着月光看的明白匾上大書鐵仙觀公孫策道那女子搖身而入未聽見他插門如何是關着呢趙虎上前掄起拳頭往山門上就是噹噹噹的三拳口中嚷道道爺開門來口中嚷着隨手

又是三拳險些兒把山門極棹只聽裡面道是誰是誰半夜三更怎麽説只聽呢啦一聲山門開處見個道人公孫策連忙上前施禮道道爺多有驚動了我們一行人貪趕路程口渴舌乾欲借寶刹歇息歇息討杯茶吃自有香資奉上望祈方便方便那道人聞聽便道等我稟明白了院長再來相請正説之間只見走出一個濃眉大眼膀濶腰粗怪肉橫生的個道士來説道既是衆位要吃茶何妨請進來王朝聞聽一擁而入來至大殿只見燈燭輝煌彼此遜坐見道人凶惡非常並且酒氣噴人已知是不良之輩張龍趙虎二人悄地出來尋那女子來至後面並無蹤跡又到一後院只見一口大鐘並無別物行至鐘邊只聽有

人呻吟之聲趙虎說在這裡呢張龍說賢弟你去掀鐘我拉人趙虎挽挽袖子單手抓住鐘上鐵不用力向上一掀張龍說賢弟吃住勁不可鬆手等我把住底口往上一挺就把鐘內之人露將出來趙爺將手一鬆仍將鐘扣在那邊仔細看此人時却不是女子是個老者摳做一推口內塞着棉花急忙掏出鬆了綑綁那老者乾嘔做一團定了定神方纔說哎喲苦死我也張龍便問你是何人因何彼他們扣在鐘下那老頭見道小人名喚田忠乃陳州人氏只因龐太師之子安樂侯龐昱奉旨前往賑濟不想龐昱到了那裡並不放賑在彼蓋造花園搶掠民間女子我主人田起元主母金氏玉仙因婆婆染病割股煎藥老太太

病好主母上廟還愿不想被龐昱窺見硬行搶去又將我主人送縣監禁老太太一聞此信時生生唬死是我將老主母埋葬已畢想此事一家被害非上京控告不可因此貪趕路程過了宿頭于四更後投至此廟原爲歇息誰知道人見我行李沉重欲害小人正在動手之時忽聽衆位爺們敲門便將小人扣在鐘下險些兒喪了性命正在說話間只見那邊有一道人探頭縮腦趙四爺急忙趕上抱的一腳踢翻在地將拳向面上一幌你嚷我就是一拳那賊道看見栁斗大的皮鍾那裡還有魂咧趙四爺便將他按住在鐘邊不想這前邊凶道名喚蕭道智在殿上張羅烹茶不見了張趙二人叫道人去請也不見回來便知事

有不多悄悄的退出殿來到了自已屋內將長衣甩去手提一把明亮亮的樸刀竟奔後院而來恰入後門就瞧見老者已放趙虎撲着道人不由心頭火起手舉樸刀撲了張龍張爺手急眼快斜刺裡就是一腿道人將將躲過一刀照定張龍面門劈來張爺手無寸鐵全仗步法巧妙身體靈便一低頭將刀躲過順手就是一掌惡道惟恐是暗器急待側身將張爺下邊又是一掃堂腿好惡道金絲繞腕躲過回手反背又是一刀究竟有兵刃的氣壯無傢伙的膽虛張龍支持了幾個照面看看不敵正在危急之際只見王朝馬漢二人見張龍受敵王朝趕近前來虛晃一掌左腿飛起直奔脇下惡道閃身時馬漢從後邊又是一

拳打在背後惡道往後一撲急轉身擇手就是一刀虧得馬漢眼快歪身一閃剛然躲過惡道倒垂勢又奔了王朝而來三個人赤着手剛剛敵的住就是防他的刀便了王朝見惡道奔了自已他便推月勢等刀臨切近將身一撤惡道把身使空身往傍邊一閃後面張龍照腰就是一脚惡道覺得後面有人趁着月影也不回頭伏身將脚往後一登張龍脚剛落地恰被惡道在迎面骨上登了一脚力大勢猛身子站立不住不由的鬧了個豆墩趙虎在傍看見連忙叫道三哥你來擋住那個道人張龍連忙起來擋住道人只見趙虎站起來竟奔東角門前邊去了張龍以為四爺必是到樹林取兵刃去了遲了不多時却見趙虎

從西房門進來張龍想道他取兵刃不能這麼快他必是解了解手兒回來了眼瞧着他迎面撲了惡道將左手一揚是個虛幌架式右手對准面門一摔口中說惡道看我的法寶取你只見白撲撲一股[illegible][illegible]打在惡道面上登時二目難睜鼻口倒噎連氣也喘不過來馬漢又在小肚上儘力的一腳惡道站立不住咕咚栽倒在地將刀扔在一邊趙虎趕進步一跪腿用磕膝蓋按住胸膛左手按膀背將右袖從新向惡道臉上一路亂抖原來趙虎纔到前殿將香爐內香灰裝在袖內俗語說的好光棍眼內揉不下沙子去何況是一爐香灰惡道如何禁得起四個人一齊動手將兩個道人捆縛預備送到祥符縣去此係祥符地

面之事由縣解府披劫掠殺命定案四人復又搜尋並無人烟後又搜至傍院之中却是菩薩殿三間只見佛像身披紅袍大家方明白紅衣女子乃是菩薩現化可見田忠有救道人惡貫已滿報應不爽此時公孫策已將樹林內伴當叫來拿獲道人便派從人四名將惡道交送至縣內立刻祥符縣申報到府大家帶了田忠一同出廟此時天已大亮竟奔開封府而來暫將四人寄在下處公孫策進內來見包公言訪查之事尙無確實今有土龍岡王馬張趙四人投到並鐵仙觀救了田忠捉拿惡道交祥符縣不日解到的話說了一遍復又立起身來說晩生還要訪查劉氏案去當下辭了包公至茶房此時藥箱招牌俱已送

到公孫策先生打扮停當仍從角門去了且說包公見公孫策去後暗叫包興將田忠帶至書房問他替主明冤一切情形叫左右領至茶房居住不可露面恐走漏了風聲龐府知道又吩咐包興將四勇士暫在班房居住俟有差聽用且說公孫策離了衙門復至七里村沿途暗訪心下自思我公孫策時乖運蹇屢試不第幸虧了然和尚一封書信薦至開封府偏偏頭一天到來就遇見這一段公案不知何日方能訪出總是我的運氣不好以致諸事不順越思越想心內越煩不知不覺出了七里村忽然想起自己叫著自己說公孫策你好呆你是作甚麼來了就是這麼走着有誰知你是醫生呢既不知道你是醫生你又焉

能打聽出來事情呢實實覓欵的可笑原來公孫策只顧思索忘了搖串鈴了這時想起連忙將鈴兒搖起口中說道有病早來治莫要多延遲養病如養虎虎大傷人的凡有疑難大症管保手到病除貧不計利正在念誦可巧那一邊一個老婆子喚道先生這裡來這裡來公孫策聞聽向前問道媽媽喚我麼那婆子道可不是只因我媳婦身軟有病求先生醫治醫治公孫策聞聽說既是如此媽媽引路那婆子引進柴扉掀起了蓆子桿的簾子將先生請進看時卻是三間草房一明兩暗婆子又掀起西裡間單布簾子請先生土炕上坐了公孫策放了藥箱倚了招牌剛然坐下只見搬了個不帶背三條腿椅子在地下相陪婆

子便說道我姓尤丈夫早已去世有個兒子名叫狗兒在陳大戶陳歷恭家做長工只因我的兒媳婦得病有了半月了他的精神短少飲食懶進還有點午後發燒求先生看看脉吃點藥兒公孫策道令媳現在那屋婆子道在東屋裡呢待我告訴他說着站起往東屋裡去了只聽說道媳婦我給你請個先生來求他老看看管保就好咧只聽婦人道毋親不看也好一來我沒有甚麼大病二來家無錢鈔何苦妄費錢文婆子道嗳喲媳婦呵你沒聽見先生說麼貧不計利再者養病如養虎好孩子請先生瞧瞧罷你早些好了也省得老娘懸心我就是倚靠你了我那兒子也不指望他了說至此婦人便道毋親請先生過來看

看就是了婆子聞聽說還是我這孩子聽說好個孝順的媳婦一邊說着便來到西屋請公孫策公孫策跟定婆子來至東間與婦人診脈原來醫生有望聞問切四條但給右科看病也不可不望不過一目了然又道醫者易也易者移也故有移重就輕之法假如給老年人看惟脈息不好必要安慰說道不要緊立個方兒吃與不吃均可後至出來方向本家說道老人家脈息不好得狠趕緊預備後事罷本家問道先生你爲何方纔不說醫家道我若不開導着說上年紀的人聽說利害痰向上一湧那不登時交代了麼此是移重就輕之法閒言少敘且說公孫策與婦人看病雖是私訪他素來原有實學所有醫理先生盡皆

知曉診完脈息已知病源站起身來仍然來至西間坐下說道我看令媳之脈乃是雙脈尤氏聞聽道噯喲何嘗不是他大約有四五個月沒見公孫策又道據我看來病源因氣惱所致鬱悶不舒竟是個氣裹胎了若不早治恐入癆症必須將病源說明方好用藥婆子聞聽不由的吃驚先生眞是神仙誰說不是氣惱上得的呢待我細細告訴先生只因我兒子在陳大戶家做長工素日多虧大戶幫些銀錢那一天忽然我兒子拿了兩個元寶回來說至此處只聽東屋婦人道此事不必說了公孫策忙說道用藥必須說明我聽的確下藥方能見效婆子說孩子你養你的病罷怕甚麼又說道我兒元寶不免生疑便問這元寶

從何而來我兒子說只因大戸與七里村張有道之妻不大清楚這一天陳大戸到張家去了可巧叫他男人撞見因此大戸要害他男人給我兒兩個元寶說至此東屋婦人又道毋親不消說了此事如何說得婆子道兒叫先生也不是外人說明了好用藥叫公孫策道正是正是若不說明藥斷不靈婆子接說交給我兒子兩個元寶是叫他找甚麽東西的原是我媳婦勸他不依後來跪在地下央求誰知我不肖的兒子不但不聽反將媳婦踢了幾脚揣起元寶賭氣走了未回後來果然聽張有道死了又聽見說接三的那日晚上棺材裡連響了三陣彷彿作尸的一般連和尚都唬跑了因此我媳婦更加憂悶這便是得病

的原由公孫策聽畢提起筆來寫了一方遞與婆子婆子接來一看道先生我看別人方子有許多的字怎麽先生的方兒只一行字呢公孫策答道藥用當而通神我這方乃是獨門奇方用紅棉一張陰陽瓦焙了無灰老酒冲服最是安胎活血的婆子聞聽記下公孫策又道你兒子做成此事雖道大戶也無謝禮麽公孫策問及此層他算定此案一明尤狗兒必死婆媳二人全無養贍就勢要給他婆媳二人想出個主意這也是公孫策支人妙用話已說明且說婆子說道聽說他許給我兒子六畝地先生道這六畝地可有字樣麽婆子道那有字樣呢還不定他給不給呢先生道這如何使得給他辦此大事若無字據將來

你如何養贍呢也罷待我替你寫張字兒儻若到官時節以此字合他要地眞是鄉裡人好哄當時婆子樂了個事不有餘說多謝先生只是沒有紙可怎麼好呢公孫策道不妨我這裡有紙打開藥箱拿出一大張紙來立刻寫就假畫了中保押了個花押交給婆子婆子深深謝了先生背起藥箱拿了招牌起身便走婆子道有勞先生又無謝禮連杯茶也沒吃叫婆子好過意不去公孫策道好說好說出了柴扉此時精神百倍快樂非常原是屢試不第如今彷彿金榜標了名的是的連乏帶餓全忘了兩脚如飛竟奔開封府而來這正是心歡訪得希奇事意快聽來確實音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九回　折斷奇冤奏參封學士　造御刑查賑赴陳州

且說公孫策回到開封府仍從角門悄悄而入來至茶房放下藥箱招牌找着包興回了包公立刻請見公孫策見禮已畢便將密訪的情由如此如此這般這般細細述了一遍包公聞聽歡喜暗暗信此人果有才學實在難爲他訪查此事便叫包興與公孫策更衣預備酒飯請先生歇息又叫李才將外班傳進立刻出籤拿尤狗兒到案外班答應去不多時前來回說尤狗兒帶到老爺點鼓升堂叫帶尤狗兒上堂跪到包公問道你就是尤狗兒麽回道老爺小人叫驢子包公一聲斷喝唗你明是狗兒你爲何叫驢子呢狗兒回道老爺小人原叫狗兒來着只因他們說

狗的個兒小改叫驢子豈不大些兒呢因此就改了叫驢子老爺若不愛叫驢子還叫狗兒就是了兩傍昜道少說少說包公叫道狗兒應道有只因張有道的冤魂告到本府台前說你與陳大戶主僕定計將他謀死但此事皆是陳大戶要圖謀張有道的妻子劉氏你不過是上人差遣賑不由已雖然受了兩個元寶也是小事你可要從實招來自有本府與你作主出脫你的罪名便了你不必忙慢慢的講來狗兒聽見冤魂告狀不由的心中害怕後又見老爺和顏悅色的出脫他的罪名與他作主放了心了即向上叩頭道老爺既施大恩與小人作主小人只得實說因小人當家的與張有道的女人有交情可合張有道沒

有交情那一天被張有道撞見了他跑回來就病了總想念劉氏他又不敢去因此想出一個法子來須得將張有道害了他或上劉氏家去或將劉氏娶到家裡來方纔遂心故此將小人叫到跟前我託付你一宗事情我說當家的有甚麼事呢他說這宗事情不容易你須相心搜尋纔有我就問我甚麼呢他說這宗東西叫尸蟲彷彿金頭蟲兒尾巴上發亮有螻蛄大小我就問這宗東西出在那裡呢他說須在墳裡找總要尸首內都化了獨有腦子未乾纔有這蟲兒小人一聽就爲了難了說這可怎麼找法呢他見小人爲難他便給小人兩個元寶叫小人且自拿着事成之後找給你六畝地不論日子總要找了就自日也

不做活養着精神夜裡好找可是老爺說的此人差遣嘌不由已又被受人之託當終人之事因此小人每夜出去刨墳刨到第十七個上好容易得了此蟲曬成乾研了末或茶或飯灑上必是心疼而死並無傷痕惟有眉攢中間有小小紅點便是此毒後來聽見張有道死了大約就是這宗東西害的求老爺與小人作主包公聽罷此話大約無甚麼虛假書吏將供單呈上包公看了拿下去叫狗兒畫了招立刻出籤將陳應杰拿來老爺又吩咐狗兒道少時陳大戶到案你可要當面質對老爺好與你作主狗兒應允包公點頭吩咐帶下去只見差人當堂跪倒稟道陳應杰拿到包公又吩咐傳劉氏並尤氏婆媳先將陳大戶

帶上堂來當堂去了刑具包公問道陳應杰為何謀死張有道從實招來陳大戶聞聽唬得驚疑不止連忙說道並無此事呀青天老爺包公將驚堂木一拍道你這大膽的奴才在本府堂前還敢支吾麼左右帶狗兒立刻將狗兒帶上堂來與陳應杰當面對証大戶只唬得抖衣而戰半晌方說道小人與劉氏通姦實情並無謀死有道之事這都是狗兒一片虛詞老爺千萬莫信包公大怒吩咐看大刑伺候左右一聲喊將三木往堂上一摔把陳大戶唬的膽裂魂飛連忙說道願招願招便將狗兒找尋尸鎚悄悄交與劉氏叫或茶或飯灑上立刻心疼而死並告訴他放心並無一點傷痕連血跡也無有從頭至尾說了一遍包

公看了供單叫他畫了招只見差役禀道劉氏與尤氏婆媳俱各傳到包公吩咐先帶劉氏只見劉氏仍是洋洋得意上得堂來一眼瞧見陳大戶不覺朱顏更變形色張遑免不得向上跪倒包公卻不問他便叫陳大戶與婦人當面質對陳大戶對着劉氏哭道你我幹此事以為機密再也無人知道誰知張有道冤魂告到老爺台前事已敗露不能不招我已經畫招你也畫了罷免得皮肉受苦婦人聞聽罵了一聲冤家想不到你今如此膿包沒能為你今既招承我又如何推託呢只得向上叩首道謀死親夫張有道情實再無別詞就是張致仁調戲一節也是誣賴他的包公也叫畫了手印又將尤氏婆媳帶上堂來婆子哭

訴前情並言毫無饞贈只因陳大戶曾許過幾畝地婆子恐他誣賴託人寫了一張字兒說着話從袖中將字兒拿出呈上包公一看認得是公孫策的筆跡心中暗笑道說不得這可要訛陳大戶了便向陳大戶道你許給他地畝怎不撥給他呢陳大戶無可奈何並且當初原有此言只得應許撥給幾畝地與尤氏婆媳包公便飭發該縣辦理包公又問陳大戶道你這戶龜的方子是如何知道的陳大戶回道是我家教書的先生說的包公立刻將此先生傳來問他如何知道的為何教他這法子先生費士奇回道小人素來學習些醫學因知藥性或於完了功課之時或刮風下雨之日不時合東人談談論論因提及此藥不

可亂用其中有大脈八反乃是最毒之物總提到尸鑑小
人是無心閑談誰知東家却是有心記憶故此生出事來
求老爺詳察包公點頭道此語雖是你無心說出只是不
當對匪人言論此事亦當薄薄有罪以爲妄談之戒卽行
辦理文書將他解地還鄉劉氏定了凌遲陳大戶定了斬
立決狗兒定了絞監候原告張致仁無事包公退了堂來
至書房卽打了摺底叫公孫策謄清公孫策剛然寫完包
興進來手中另持一紙向公孫策道老爺說叫把這個
謄清夾在摺內明早隨着摺子一同具奏先生接過一看
不覺目瞪神癡半晌方說道就照此樣寫麽包興道老爺
親自寫的叫先生謄清焉有不照樣寫的理呢公孫策點

頭說放下我寫就是了心中好不自在原來這個夾片是
爲陳州放糧不該信用椒房寵信之人直說聖上用人不
當一味頂撞言語公孫策焉有不驚之理呢寫只管寫
了明日若遞上去恐怕是辭官表一道總是我公孫策時
運不順偏偏遇的都是這些事只好明日聽信兒再爲打
算罷至次日五鼓包公上朝此日正是老公公陳伴伴接
摺子遞上多時就另見包公原來聖上見了包公摺子初
時龍心甚爲不悅後來轉又一想此乃直言敢諫正是忠
心爲國故爾轉怒爲喜立刻召見包公奏對之下明係陳
州放賑恐有情弊因此聖上加封包公爲龍圖閣大學士
仍兼開封府事務前往陳州稽察放賑之事並統理民情

包公並不謝恩跪奏道臣無權柄不能服衆難以奉詔聖上因此又賞了御扎三道包公謝恩領旨出朝且說公孫策自包公入朝後他便提心吊胆坐立不安滿心要打點行李起身又恐謠言惑衆只得忍耐忽聽一片聲喊以爲事體不妥正在驚惶之際只見包興先自進來告訴老爺聖上加封龍圖閣大學士派往陳州查賑公孫策聞聽這一樂真是喜出望外包興道特派我前來與先生商議打發報喜人等不准他們在此嘈雜公孫策歡歡喜喜與包興斟酌妥協賞了報喜的去後不多時包公下朝大家叩喜已畢便對公孫策道聖上賜我御札三道先生不可大意你須替我仔細参詳莫要辜負聖恩說罷包公進內去

了這句話把個公孫策打了個悶葫蘆回至自巳屋內千思萬想猛然省悟說是了這是逐客之法欲要不用我又頓不過了然的情面故用這樣難題目我何不如此如此鬼混一番一來顯顯我胸中的抱負二來也看看包公膽量左右是散彩罷咧於是研墨蘸筆先度量了尺寸注寫明白後又寫了做法並分上中下三品龍虎狗的式樣他用筆畫成三把鍘刀故意的以札字做鍘字看包公有何話說畫畢來至書房包興同明了包公請進公孫策將畫單呈上以爲包公必然大怒彼此一拱手就完了誰知包公不但不怒將單一一看明不由春風滿面口中急急稱讚先生眞天才也立刻叫包興傳喚木匠就煩先生指點

務必連夜畫出樣子來明早還要恭呈御覽公孫策聽了此話楞柯柯的連話也說不出來此事就要說這是我查着頭的也改不過口來了又見包公連催外班快傳匠役公孫策見真要辦理此事只得退出從新將單子細細的搜求又添上如何包銅葉子如何釘金釘子如何安鬼王頭又添上許多樣色不多時匠役人等來到公孫策先叫看了樣子然後教他做法眾人不知有何用處只得按着吩附的樣子畫起一個個手忙腳亂正正鬧了一夜方纔畫得包公臨上朝時俱各看了吩附用黃箱盛上抬至朝中預備御覽包公坐轎來至朝中三呼已畢出班奏道臣包拯昨蒙聖恩賜臣御扎三道臣謹遵旨擬得式樣不敢

揑用謹呈御覽說着話貢箱已然抬到擺在丹墀聖上閃目親瞧原來是三口鍘刀的様子分龍虎狗三品包公又奏如有犯法者各按品級行法聖上早已明白包公用意是借凡字之音教作鍘字做成三口鍘刀以爲鎭嚇外官之用不覺龍顏大喜稱羨包公奇才巧思立刻准了所奏不必定日請訓俟御刑造成急速起身包公謝恩出朝上轎剛到街市之上見有父老十名一齊跪倒手持呈詞包公在轎內看的分明將脚一跺轎底這是暗號登時轎夫止步打杵包興連忙將轎簾微掀將呈子遞進不多時包公吩咐掀起轎簾包興連忙將轎簾掀起只見包公虽𠲘將呈子撕了個粉碎擲於地下口中說道這些刁民焉有

此事叫地方將他押去城外惟恐在城內滋生事非說罷起轎竟自去了這些父老哭哭啼啼報報怨怨說道我們不辭辛苦奔至京師指望伸冤報恨誰知這位老爺也是怕權勢的真是聞名不如見面我等冤枉再也無處訴了說罷又大哭起來傍邊地方催促道走罷別叫我們受熱大小是個差使哭也無益何處沒有屈死的呢衆人聞聽只得跟隨地方出城剛到城外只見一騎馬飛奔前來告訴地方道送他們出城你就不必管了回去罷地方連生答應抽身便回去了來人却是包興跟定父老到無人處方告訴他們道老爺不是不准呈子因市街上耳目過多走漏風聲反爲不美老爺吩咐叫你們俱不可散去且找

幽僻之處藏身暗暗打聽老爺多偺起身時叫你們一同隨去如今先叫兩個有年紀的悄悄跟我進城到衙門有話問呢眾人聞聽俱各歡喜其中單叫兩個父老遠遠跟定包興到了開封已包興進去回明方將兩個父老帶至書房包公又細細問了一遍原來是十三家其中有收監的有不能來的包公吩咐他們在外不可聲張俟我起身時一同隨行便了二老者叩頭謝了仍然出城去了且說包公自奏明御刑之後便吩咐公孫策督工監造務要威嚴赫耀更要純厚結實便派王馬張趙四勇士服侍御刑王朝掌刀馬漢捲蓆捆人張龍趙虎抬人入鍘公孫策每日除監造之外便與四勇士服侍御刑操演規矩定了章

程禮法不可紊亂不數日光景御刑打造已成包公具揖請訓便有無數官員前來餞行包公將御刑供奉堂上只等眾官員到齊同至公堂之上驗看御刑眾人以為新奇正要看看是何治度不時俱到公堂只見三口御鍘上面俱有黃龍袱套四位勇士雄糾糾氣昂昂上前抖出黃套露出刑外之刑法外之法真是光閃閃令人毛髮皆豎冷颼颼使人心膽俱寒正大君子看了尚可支持奸邪小人見了魂魄應飛真真從古至今未有之刑也眾人看畢也有稱讚的也有說奇的就是暗說過苛的並有暗說多事的紛紛議論不一大家只得告別包公送至儀門回歸後面所有內外執事人等忙忙亂亂打點起身包公又暗暗

吩咐叫田忠跟隨公孫鎮同行到了起行之日有許多同
僚在十里長亭送別亦不細表沿途上叫告狀的父老也
暗暗跟隨這日包公走至三星鎮見地面肅靜暗暗想道
地方官制度有方正自犯想忽聽喊冤之聲却不見人包
興早已下馬順着聲音找去原來在路傍空柳樹裡郎至
露出身來却又是個婦人頭頂呈詞雙膝跪倒包興連忙
接過呈子此時轎已打杵上前將狀子遞入轎內包公看
畢對那婦人道你這呈子上言家中無人此呈却是何人
所寫婦人答道從小熟讀詩書父兄皆是舉貢嫁得丈夫
也是秀才筆墨常不釋手包公將轎內隨行紙墨筆硯叫
包興遞與婦人另寫一張只見不加思索援筆立就呈上

包公接過一看連連點頭道那婦人你且先行回去聽傳侍本閣到了公館必與你審問此事那婦人磕了一個頭說多謝青天大人當下包公起轎直投公館去了未識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回　買猪首書生遭橫禍　扮花子勇士獲賊人

且說包公在三星鎮接了婦人的呈子原來那婦人娘家姓文嫁與韓門爲妻自從丈夫去世膝下只有一子名喚瑞龍年方一十六歲在白家堡租房三間居住韓文氏做些針指訓教兒子讀書子在東間讀書母在西間做活娘兒兩個將就度日並無僕婦下人一日晚間韓瑞龍在燈下念書猛回頭見西間簾子一動有人進入西間懸您綵

衣衿大紅朱履連忙忙起身趕入西閒見他母親正在燈下做活見瑞龍進來便問道吾兒晚上功課完了麽瑞龍道孩兒偶然想起個典故一時忘懷故此進來找書查看查看一壁說着弃了書箱雖則找書却暗暗留神並不見有甚麽只得拿一本書出來好生納悶又怕有賊藏在暗處又不敢聲張恐怕母親害怕一夜也未合眼到了次日晚間讀書到了初更之後一時恍惚又見西閒簾子一動仍是見朱履綠衫之人進入屋內韓生連忙趕至屋中口叫母親只這一聲倒把個韓文氏唬了一跳說道你不念書爲何大驚小怪的韓生見問一時不能答對只得實訴道孩兒方纔見有一人進來及至趕入屋內却不見了非

晩也是如此韓文氏聞聽不覺詫異儻有歹人窩藏這還了得我兒持燈照看照看便了韓生接過燈來在牀下一照說母親這牀下土爲何高起許多呢韓文氏連忙看時果是浮土便道且把牀挪開細看娘兒兩個拾起牀來將浮土略扒開却露出一隻箱子不覺心中一動連忙找了鐵器將箱蓋一開不看則可只因一看便是府裒兒弄入了韓生見裡面滿滿的一箱子黃白之物不由滿心歡喜說道母親原來是一箱子金銀敢則是財來找人文氏聞聽喝道胡說焉有此事總然是財也是無義之財不可混動無奈韓生年幼之人見了許多金銀如何割捨得下又因母子艱窘便對文氏道母親自古掘土得金的不可

若非況此物非是私行竊取的又不是別人遺失檢了來的何以謂之不義呢這必是上天憐我母子孤苦故爾纔有此財發現望乞母親詳察文氏聽了也覺有理便道旣如此明早買些三牲祭禮謝過神明之後再做道理韓生聞聽母親應允不勝歡喜便將淨土仍然掩上又將木牀暫且安好母子各自安寢韓生那裡睡得著翻來覆去胡思亂想好容易心血來潮入了夢鄉總是惦念此事猛然驚醒見天發亮急忙起來稟明母親前去辦買三牲祭禮誰知出了門一看只見月明如晝天氣尚早只得慢慢行走來至鄰屠舖前見裡面却有燈光連忙敲門要買猪頭忽然燈光不見了半晌毫無人應只得轉身回來剛走了

幾步只聽鄭屠門響回頭看時見燈光復明又聽鄭屠道誰買猪頭韓生應道是我賒個猪頭鄭屠道原來是韓相公既要猪頭爲何不拿個傢伙來韓生道出門忙了就忘了奈何鄭屠道不妨拿一塊墊布包了明日再送來罷因此用墊布包好交付韓生韓生兩手捧定走不多時便覺乏了暫且放下歇息然後又走迎面恰遇巡更人來見韓生兩手捧定帶血布包又累的氣喘吁吁未免生疑便問是何物件韓生答道是猪頭說話氣喘字兒不眞巡更人更覺疑心一人說話一人彎腰打開布包驗看明月之下又有燈光照的眞切只見裡面是一顆血淋淋髮髻蓬鬆女子人頭韓生一見只唬的魂飛魄散巡更人不容分說

即將韓生解至鄭縣侯天亮稟報縣官見是人命立刻升堂帶上韓生一看却是個懦弱書生便問道你叫何名因何殺死人命韓生哭道小人叫韓瑞龍到鄭屠舖內買猪首忘拿傢伙是鄭屠用布包好遞與小人後遇巡更之人追問打開看時不想是顆人頭說罷痛哭不止縣官聞聽立刻出籤拿鄭屠到案誰知鄭屠拿到不但不應他便說連買猪頭之事也是沒有的又問他墊布不是你的麽他又說墊布是三日前韓生借去的不想他包了人頭移禍於小人可憐年幼的書生如何敵的過這狠心屠戶幸虧官府明白見韓生不像殺人行凶之輩不肯加刑連屠戶暫且收監設法再問不想韓文氏在三星鎮進了呈詞包

公準狀及至來到公館縣尹已然迎接在外伺候包公略爲歇息吃茶便請縣尹相見即問韓瑞龍之案縣官答道此案尚在審訊未能結案包公吩咐將此案人証俱各帶至公館聽審少刻帶到包公升堂入坐先帶韓瑞龍上堂見他滿面淚痕戰戰兢兢跪倒堂前包公叫道韓瑞龍因何謀殺人命訴上來韓生淚漣漣道只因小人在鄭屠舖內買猪頭忘帶傢伙是他用墊布包好遞給小人不想鬧出這場官司包公道住了你買猪頭遇見巡更之人是甚麽時候韓生道天尚未亮包公道天未亮你就去買猪頭何用講韓生到了此時不能不說便一五一十回明堂前放聲大哭求大人超生草命包公暗暗點頭道這小孩子

家貧貪財心勝看此光景必無謀殺人命之事吩附帶下去便對縣官道貴縣你帶人役到韓瑞龍家相驗板箱務要搜查明白縣官答應出了公館乘馬帶了人役去了這裡包公又將鄭屠提出帶上堂來見他凶眉惡眼知是不良之輩問他時與前供相同包公大怒打了二十個嘴巴又責了三十大板好惡賊一言不發真會挺刑吩附帶下去只見縣官回來上堂稟道卑職奉命前去韓瑞龍家驗看板箱打開看時裡面雖是金銀卻是冥資紙錠又往下搜尋誰知有一無頭死屍却是男子包公問道可驗明是何物之傷一句話把個縣尹問了個怔只得稟道卑職見是無頭之尸未及驗看是何物所傷包公嗔道既去查驗

爲何不驗看明白縣尹連忙道卑職粗心粗心包公吩附下去縣尹連忙退出唬了一身冷汗暗自說好一位利害欽差大人以後諸事小心便了再說包公吩附再將韓瑞龍帶上來便問道韓瑞龍你住的房屋是租積還是自已盖造的呢韓生回道俱不是乃是租賃居住的並且住了不久包公又問先前是何人居住韓生道小人不知包公聽罷吽將韓生並鄭屠寄監老爺退堂心中好生憂悶吽人請公孫先生來彼此叅詳此事一個女子頭一個男子身這便如何處治公孫先生又要暗訪包公搖頭道得意不宜再往待我細細思索便了公孫退出與王馬張趙大家叅詳此事俱各無有定見公孫先生自回下處愣爺趙

虎便對三位哥哥言道你我投至開封府並無寸進之功如今遇了爲難的事理應替老爺分憂待小弟暗訪一番三人聽了不覺大笑說四弟此乃機密細事豈是你粗魯之人幹得的千萬莫要留個話柄說罷復又大笑四爺臉上有些下不來搭搭訕訕的回到自己屋內沒好謗氣的到是跟四爺從人有機變向前悄悄對四爺到耳邊說小人到有個主意四爺說你有甚麼主意從人道他們三位不是笑話你老嗎你老到要賭賭氣偏去私訪若是如何然而必須巧粧打扮叫人認不出來那時若是訪着了固然是你老的功勞就是訪不着悄悄兒回來也無人知覺也不至於丟人你老想好不好四爺聞聽大喜說好小子

好生意你就替我辦理從人連忙去了半晌回來道四爺爲你老這宗事好不費事呢好容易纔找了來了花了十六兩五錢銀子四爺說甚麼多少只要辦的事情妥當就是了從人說管保妥當咱們找個僻靜的地方小人就把你老打扮起來好不好四爺聞聽滿心歡喜跟着從人出了公館來至靜處打開包袱叫四爺脫了衣衿包袱內裡面却是鍋烟子把四爺臉上一抹身上手上俱各花花答答的抹了然後拿出一頂半零不落的開花見的帽子與四爺戴上又拿上一片滴零搭拉的破衣與四爺穿上又叫四爺脫了褲子鞋襪又拿條少腰沒腿的破褲叉兒與四爺穿上腿上給四爺貼了兩貼膏藥唾了幾口吐沫抹

了些花紅柳綠的糞是猪的膿血又有没腳跟的楮板鞋
叫四爺他拉上餘外有個黃磁瓦罐一根打狗棒叫四爺
拿定登時把四爺打扮了個花鋪蓋相似這一身行頭別
說十六兩五錢銀子連三十六個錢誰也不要他只因四
爺大秤分金扒堆使銀子那裡管他多少兒且又爲的是
官差私訪銀子上更不打算盤了臨去時從人說小人於
起更時仍在此處等候你老四爺答應左手提罐右手拿
棒直奔前村而去走着走着覺得腳指扎的生疼到小
廟前石上坐下將鞋拿起一看原來是鞋底的釘子透了
掄起鞋來在石上拍搭拍搭蹾摔好容易將釘子摔下去
不想驚動了廟內的和尚只當有人敲門及至開門一看

是個叫花子在那裡趑趄四爺抬頭一看猛然問和尚你可知女子之身男子之頭在於何處和尚聞聽道原來是個瘋子並不答言關了山門進去了四爺忽然省悟自已笑道我原來是私訪爲何順口開河好不是東西快些走罷自已又想道既扮做花子應當叫化纔是這個我可沒有學過說不得到那裡說那裡胡亂叫兩聲便了便道可憐我一碗半碗燒的煎的都好先前還高興以爲我私訪到後來見無人理他自想道似此如何打聽得事出來未免心中着急又見日色西斜看看的黑了幸喜是月望之後天氣雖然黑了東方却早一輪明月走至前村也是事有湊巧只見一家後墻有個人影往裡一跳四爺心中一

勁暗說此處如何便有偷兒不要管他我也跟進去瞧瞧那個要飯的有良心呢非偷即摸若有良心也不要飯了思罷放下瓦礶去了木棒摔了破鞋光着腳丫子一伏身往上一縱縱上墻頭看墻內有柴火垛一堆就從柴垛順溜下去留神一看見有一人爬伏在那理愣爺便上前伸手按住只聽那人嗳喲了一声四爺說你嚷我就掐死你那人道我不嚷我不嚷求爺爺饒命四爺道你叫甚麼名字偷的甚麼包袱放在那裡快說只聽那人道我叫葉阡兒家有八十歲老母因無養贍我是頭次幹這營生求爺爺四爺說你真没偷甚麼一面問一面摸查西看只見地下露着白絹條兒四爺一拉土却是鬆的越拉越長了力

一抖見是一雙小小金蓮復又將腿攏住儘力一掀原來是一個無頭的女尸四爺一見道好吓你殺了人還合我鬧這個腔兒呢實對你說我非別個乃開封府包大人閣下趙虎的便是因爲此事特來暗暗私訪葉阡兒聞聽只唬的膽裂魂飛口中哀告道趙爺趙爺小人作賊情實並沒有殺人四爺說誰管你且捆上再說就拿白絹條子綁上又恐他嚷又將白絹條子撕下一塊將他口內塞滿方纔說小子好好在這裡老爺去去就來四爺順着柴垛跳出牆外也不顧瓦礫木塊與那破鞋光着脚奔走如飛直向公館而來此時天交初鼓只見從人正在那裡等候瞧着像四爺却聽見脚底下呱咭呱咭的山響連忙趕上去

說事體如何四爺說小子好與頭得狠說看話就往公館
飛包從人看此光景必是鬧出來了一壁也就隨着跟來
誰知公館之內因欽差在此各處俱有人把門甚是嚴整
忽然見個花子從外面跑進連忙上前攔阻說道你這人
好生撒野這是甚麼地方話未說完四爺將手向左右一
分一個個一溜歪斜幾乎栽到四爺已然進去行人纔待
再攔只見跟四爺從人進來說道別嚷那是我們四老爺
眾人聞聽各皆發怔不知甚麼原故這位楞爺跑到裡面
恰遇包興一伸手拉住說來得甚好把個包興唬了一跳
連忙問道你是誰後面從人趕到說是我們四爺包興在
黑影中看不明白只聽趙虎說你替我回稟回稟大人就

說趙虎求見包興方纔聽出聲音來嗳喲我的老爺你唬殺我咧一同來至廳下一看四爺好模樣兒真是難畫難描不由的好笑四爺着急道你先別笑快回老爺你就說我有要緊事求見快着快着包興見他這般光景必是有甚麼事連忙帶着趙爺到了包公門首包興進內回稟包公立刻叫進來見了趙虎這個樣子也覺好笑便問有甚麼事趙虎便將如何私訪如何遇着葉阡已如何見了那頭女尸之話從頭至尾細述一回包公正因此事沒有頭緒今聞此言不覺滿心歡喜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